紅樓真夢/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一回　送仙蹤蟾府愜新游　慰鄉心麋台欣小住

下一回▶

話說林如海假期已滿，要赴天曹。賈母再三留他，情不可卻，只可又多住了兩日。這兩日，賈母仍留賈夫人在赤霞宮住下。鳳姐、尤二姐請了一日，迎春、香菱、尤三姐又合請了一日。卻因賈母那天遊園聽戲，微覺疲乏，只在正殿上設席。賈夫人還得抽空至元妃、警幻兩處辭行，又要回到絳珠宮檢點行李。他這一向住在娘家，才有家庭團聚之樂，熱辣辣的就要分手，上戀老母，下撫弱女，頓覺感觸百端。林如海卻只與賈珠寶玉等閒談小飲，又訓勉寶玉許多話。

到了起行那日，會真園中諸姐妹以及丫環們，都到賈母上房候送，大家依依不捨。賈母見愛女遠別，更是老淚涔涔。賈夫人道：「老太太別傷心了，如今不比從前，老太太幾時想我，只要帶信來，我一半天便可趕到。若在世上，隨任到雲貴邊省，倒沒這樣方便了。」賈母聽了，心上稍鬆，賈夫人方才放心上路。眾人送賈夫人上了轎，直隨至石牌坊外，林公和賈珠寶玉等已在那裡候著。寶玉正和警幻說話，警幻見賈夫人轎到，忙上前慇懃話別，賈夫人和他周旋一番。又對鳳姐迎春諸人道：

「你們也請回罷，送到天邊，總是一別。回去多安慰老太太，替他老人家解解悶兒，這倒是正經。」又瞧著寶釵道：「你也早些家去罷，別叫你太太懸心。我幾時再到這裡，就叫你妹妹帶信給你，咱們再見罷。」李紈和賈珠此番得多聚兩日，卻是得之望外，眼

看就要分離，脈脈無言，兩心如割，借著送賈夫人暗自落淚。一時林公和賈夫人轎子去遠，眾人方掩淚而回。

只寶玉黛玉帶著晴雯、紫鵑、芳官、藕官，一直送到天都。

那黛玉夫婦只去幾日，為何帶這些人呢？原來寶玉那些侍婢，聽說二爺二奶奶到天上去，人人都要跟去開眼，寶玉素來依從他們慣了，丟下誰都不大好，弄得沒了主意。黛玉道：「車動鈴鐺響，帶那些去做什麼？要末把晴雯紫鵑帶去就得了。」寶玉又再三央及，添帶了芳藕二人，好叫他偷學天宮的曲譜。當下與賈珠會齊，便從太虛幻境同往金水河源，見有一隻仙槎灣在那裡，大家坐上那船，溯流直上，四望渺茫，也不知是雲是水。晴雯等初次試坐，都有些頭暈，霎時間便到了星渚。賈珠分路直赴司文院。

寶黛諸人順著天街，一路緩步行來，果然是城闕九重，笙歌萬戶。探問林如海的新居，只距天街不遠，便照所指處奔去。

只見道旁一所住宅，是青瑣朱門，門內有雙犬守著，拳毛長身，狀如烏龍，見了他們也很馴伏。進了二層門，是園林的格式，也有些樓台亭榭。那樓屋全是用白玉石造成，霧檻雲窗，層層洞啟，旁邊遍種著白榆樹。一時進了屋裡，賈夫人正在檢收行裝，見寶黛等進來，笑道：「到底你們坐船慢多了。」寶玉問道：「姑爹不在麼？」夫人道：「

他吃了飯，就到天曹銷假去了。」晴雯等上前見過夫人，賈夫人道：「我替你們收拾出幾間屋子來，你們先去瞧：如不合式，回來再擺飯罷。」便叫丫頭喜鵲兒領寶黛等到一處小巧院落，院中一大棵紫薇花，花下幾間精室，陳設非常雅致。寶玉說道：「這裡就常住都住得的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倒是『花子拾寶，件件都好』。」紫鵑道：「姑娘今兒走乏了，坐著歇歇罷。」大家歇了一會，又同至賈夫人處。賈夫人催丫頭們把姑奶奶的飯擺上，又另替寶玉預備的果食。

寶玉吃完了，陪著說些閒話，便往司文院去尋賈珠。見賈珠住的那間屋，鬆影當窗，琴書靜穆，笑道：「珠大哥在這裡靜慣了的，難怪到我們那裡嫌吵得慌。」賈珠道：「靜不靜在自己的心，外境雖鬧，中心自靜，也是一樣。必得到空山深林，方能習靜，還是道力不夠。」又同寶玉至寶文閣和諸先輩相見，大家都道：「你們去了這些日子，幾乎不想回來了，可見兄弟怡怡之樂。」座中一位姓文的，是宋朝的狀元宰相，聽見此言，歎道：「兄弟之樂很不容易，我從前見著二蘇，就覺得可妒可羨，如今又遇著你們昆仲。

」賈珠道：「文山先生何出此言？「那姓文的道：「閣下不知我的隱痛，我也不是沒有兄弟，可是我走我的路，他走他的路。見了人都沒臉提他，還不如沒有的乾淨呢。」

又見一個大鬍子，正和一個短小精悍的人，在那旁高談闊論。那鬍子上回見過，認得是蘇子瞻。那中年人卻不認識，問知是東方曼倩，他並非司文院中人，是偶爾來此閒談的，見珠寶弟兄英年玉貌，也甚傾佩。說起他從前汗漫之游，走過麟洲、鳳洲，看見許多怪怪奇奇的事。那回走到虞淵紫水，掉了下去，染得一身都是紫的。大家都聽住了。忽然又大笑道：「你們都是司文院的人，可知眼下出了兩種妖怪，專和你們打攪。」寶玉忙問是何妖怪？東方曼倩道：「說起來也可笑，你以為什麼怪怪奇奇的東西麼？從前佉盧在世，養了一隻小黑猴，只有三寸大小，被放在筆筒裡，每逢要寫字，就叫他出來磨墨。

他跟了墨水打交道，也不認識一個字，只看佉盧寫字是橫著像螃蟹爬似的，便以為為橫寫的才算字，見那直著寫的都不順眼。

如今此猴潛性通靈，求著到閻浮世界去做人，還求玉帝注定他來生富貴要在『弼馬溫』之上。玉帝任他央求，只是不肯。不料，那天玉帝喝醉了，他又再三磨菇，便許了他，後來醒了，十分追悔，已來不及。此猴若到世界裡，只怕有得鬧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一個小猴子，怕他做什麼。」東方曼倩道：「他那幻身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沒有准的。又拜了齊天大聖名下做乾兒子，把大聖鬧天宮、翻筋斗雲，各種本事都學了去。最可怕的，吹一根毫毛，就變成一個小猴子，同時可以變成無數的化身。他一縮起來，身子很小，跑的又快，連觀音菩薩的緊箍咒也扣他不著呢。」蘇子瞻在旁掀髯大笑道：「無私心不發公論，曼倩先生何嘗是衛護咱們司文院呢。他常到王母園中去偷桃，自從有了這猴子，桃兒沒熟，就被他帶青啃了去，大家弄的沒得吃，所以恨到如此。」

東方曼倩笑道：「東坡先生且慢嘲笑，我的話還沒說完。你們知道商紂的寵妃妲己麼？」大家都說知道。東方曼倩道：

「你們未必知道得全，那妲字是殷朝女官的名，因女官不止一人，都是按天干排的，就和胭脂巷那些排二、排三、排六、排七是一樣的。那妲己剛好輪到排六，他本是玉面狐狸轉世，周武王滅紂，把他也殺了。閻王因他狐媚惑主，罰做章台歌妓，因此記的唱本倒不少，可惜都是些俚俗的。後來又到冥間，自誇他的陰功，說是專門救人之急，將身佈施。閻王一時懵住了，說道：「將身佈施是慈悲佛心，快給他一個好去處罷。」判

官便注定他來生做禮部尚書，兼管樂部。那樂部或許是他所長，禮部卻管著科舉學校，他只懂得唱本上的字、唱本上的句子，要迫著士子當金科玉律，那可誤盡蒼生了。」賈珠道：「你這話未免言之過甚。他從前不認識字，既做了官，還不裝做識字的麼？」東方曼倩道：「若如此倒好了，他就因為自己不認識字，不許以後再有認識字的，要叫天下人的眼睛都跟他一樣的黑。所以要鬧糟了呢。」蘇子瞻大笑道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天下人的眼睛本來就是黑的，這都是誤在離婁的一句瞎話。」說至此便不說了。

眾人定要追問，寶玉又再三央及道：「蘇老先生，你說了麼！」蘇子瞻方笑道：「那離婁是眼光最亮的，一旦被吃過鱉寶的賭輸了，未免有些牢騷，到了閻王面前，大發其議論。說人的眼睛要叫他反背過去才對。閻王聽了他的話，吩咐判官，所有托生的人都叫他瞳人反背。因此，這些人看黑成白，看丑成美，認為當然的，豈止那玉面狐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可有什麼法子補救沒有？難道玉帝就不管了麼。」蘇子瞻道：「玉帝先不知道，後來包龍圖上了一本，說得十分剴切。玉帝當下就把閻王嚴重處分，可是已生下來的，沒法子收回。總要等他們天年盡了，另有一幫人托生出來，眼睛才會正呢。」大家聽了，莫不歎息！

寶玉怕黛玉在家悶著，又坐了一會便自回去。此時，林如海已從天曹回至新邸，見了寶玉，便問司文院中諸人有何高論。

寶玉將東方曼倩、蘇子瞻所談的話，都述與林公聽了。林公笑道：「他們兩位本是好詼諧的，若說這些妖魔，下世造劫的固然不少，可也有長生在前，眼睛並未反背，即如府上珍大爺、蘭哥兒，他們的眼睛，又何嘗不亮呢？古今文運，只有消長，斷無永廢，你只瞧著罷了。」又笑道：「我們同曹裡有個人，臉上生個大黑痣比錢還大，皮膚又黑又紫，眼圈上兩個大黑圈，象天然的墨晶眼鏡，沒一個不說他丑的。若到世上遇著瞳人反背的，都當他彌子瑕、宋子都，豈不是個大笑話？」

那晚上，寶黛二人陪林公夫婦談到夜深，方才就寢。天上易曉，一到寅卯之交，便又起來。林公夫婦看待姑爺姑奶奶真是十二分體貼、周到，寶玉自是感激，更見不安。每天總到司文院走走，聽那些新奇議論，比說書還有趣味。閒的時候，同黛玉帶著晴鵑芳藕也各處逛逛。連玉帝的靈台、靈囿，西王母的蟠桃園，崑崙宮的瓊華室、朱霞館都逛到了。

那天，寶黛二人同去尋賈佩蘭，佩蘭說起前幾天秦可卿到這裡問起你們，還說你們

若來了，叫我知會他，他就趕來聚聚。

寶玉道：「姐姐，你就寫信去罷，我們在這兒，也沒幾天耽擱。「佩蘭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還以為像塵世上那般展轉麼？這裡來往很方便，只要一通知他，當天就來了。」又道：「今晚上兜率宮還有群仙會，你們去不去？」黛玉道：「既趕上了，咱們也去玩玩。」佩蘭道：「晚上我去找你們，見見姑太太，咱們一塊兒去罷。」當下約好了。黛玉因要到蕊珠宮，便辭了佩蘭，自和寶玉同去。直至傍晚，方回林府。

吃過飯，正陪林公夫婦閒談，晴雯走來回道：「小蓉大奶奶同著一位姑娘來了，他說也是二爺的本家，我可從沒見過。

「寶玉知是佩蘭，便叫他請到小院裡坐，一面同黛玉下來。秦氏一見黛玉，便道：「二嬸子，我盼你好久了，怎麼總不到這裡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前一向，我爹爹媽媽都在太虛幻境住著，寶姐姐雲妹妹他們也常來，那走得開呢？我們每次聚會，總想著你。」秦氏道：「我生來是孤單的命，那有你們那造化？」賈佩蘭道：「咱們先上去見見姑太太，再說閒話兒罷。」於是，黛玉領佩蘭、秦氏，同至賈夫人處，賈夫人從前也見過秦氏，不免說些舊事，又問問別後情況。佩蘭雖是初見，賈夫人見他和婉可親，也甚為愛重。留他們二人吃了點心，方同寶黛夫婦帶著晴鵑芳藕，往兜率宮去赴會。

此時，各界群仙到的已不少，鸞龍梭邏，簫鼓喧嘈。也有許多遊仙在那裡互鬥幻術，或擲米成珠，或舉扇畫水，或捉履脫手化為鵠飛，或叩樹作聲巨如牛吼，比上次所見又各不同。

在晴鵑等眼中看著，都覺得新奇有趣。又見那裡各坐落都是瑤宮璇室，琪樹橘林，處處驚心炫目，到一處贊美一處。那些眾仙，有認得寶玉黛玉的，也有由佩蘭秦氏轉為介紹的，不免周旋款敘。

寶玉見那一帶碧桃花下尚為幽靜，便領眾人走過去，就著幾個白玉繡墩坐下隨意閒談。秦氏道：「那回咱們在這裡遇見，一晃又是好幾年了，日子真是飛快。」佩蘭道：「咱們在天上一天一天的總是這樣，不知那塵世上又經了多少劫呢？」黛玉問秦氏道：「情天上也有這些熱鬧麼？」秦氏道：「熱鬧是說不上，只是那些花鳥都分外好看，還有一種頻伽鳥，叫的聲音簡直就像音樂，別處從沒見過的。」寶玉又向他說起蘭香降世之事，秦氏道：「怪不得我來過幾次，總沒見那杜蘭香，我正要問二嬸子呢，想不到這

親事就成了。這裡頭還有我一份媒人，二嬸子怎麼請請我。」黛玉道：「那月下老兒還親自送了去，那樣做媒人才算做得到地呢。」秦氏又問起秦鍾，寶玉道：「他自從娶了能兒，倒是真收心了，一步也不亂走。那回陪姑老爺逛園子，居然謅出兩副對子，總算虧他。」正說著，侍女們斟了元天玉露，遞給他們分飲。

此時天風泠泠，吹送笙簫仙樂之聲，賈佩蘭道：「那邊演雲韶舞呢。」眾人放下玉杯，尋著樂聲行去。只見瓊花樹下，有三十六個仙娥，都穿著長袖彩衣，翩躚隨風，且歌且舞。旁邊還有一班仙女彈絲吹竹，也與他們節奏相應。舞到酣時，但見一片彩霞翻空飛動，瞧不見一個人影。此外尚有王子晉吹笙，秦弄玉品簫，湘妃彈瑟，楚無虧鼓琴，那聲調高下抑揚，若相應和，細聽去全非人間宮徵，芳官藕官偷偷的都記下了。寶玉因想起月宮仙樂，要去領略一番，當下便與佩蘭秦氏約定明晚同去。黛玉道：「那里路遠，要坐車去的，我來接你們罷。」

秦氏道：「二嬸子可想著多帶衣裳，那裡冷得多呢。」又聽了一回，便分路各散。

次日，寶玉從司文院回來見林公夫婦，說到晚上去游月宮，黛玉便請林公賈夫人同去。林公道：「你們還約了女客，我去了不大方便，還是太太同去罷。」賈夫人卻甚高興，當下便答應了。寶玉是性急的，在院中紫薇樹下來往轉磨，似熱鍋螞蟻似的，只盼不到天黑。好容易晚飯吃罷，賈夫人和黛玉、晴、鵑等都打扮好了，紫鵑只替他們預備了夾紗衣服，寶玉道：「這那夠呢？簡直帶薄棉的罷。」紫鵑尚不肯信，因寶玉吩咐，只可帶上。大家分乘了三輛青鸞華蓋車，寶玉騎了一匹吉光天馴，先紆道接了賈佩蘭和秦氏，方才向清虛月府而來。走近府外，見有許多人家，紅男綠女聽車馬聲走過，都在那裡張望。

黛玉在車中問秦氏道：「這裡怎有這些人家？」秦氏道：「這些家都靠著養蟾為業，只因嫦娥娘娘配的藥，都要用蟾香的，一年就用得很不少。別看這些住戶，供給他還不夠呢。」說著，已望見那座府門，是白玉石做的，通明雪亮，宛如水晶。大家下了車馬，又忙著添衣，果然寒氣迫人，重棉不暖。

紫鵑笑道：「我才信服二爺了，要不然，這樣天氣誰想起帶棉衣裳呢。」進了門，只見珠宮瑤殿，燦爛生輝，院內都佈滿了桂樹。又進二層宮門，方有素衣宮娥上前問訊，知是神瑛侍者、絳珠仙子來到，連忙進去通報。眾人往內望去，見桂樹底下，有許多工匠在那裡做活，所做門窗扇，全用七寶鑲嵌，非常精巧。此時雖在深夜，那院裡光明勝

晝，斧鑿不停。好一會兒，宮娥才出來說道：「娘娘在廣寒殿候著呢。」便引眾人進去，走過兩層院宇，方見那七寶莊嚴的正殿。殿簷上嵌著巨珠一排，大如西瓜，寶光四射。一群素衣宮娥，在殿前廊下站著，打起水晶簾子，讓他們入殿，那嫦娥立在殿內相迎。原來是：

瑤姿替月，瓊佩彩雲，腰垂洛水之[redacted]，襟掛秦台之鏡。乍將迎而含睇，復嫋娜而回身。仙藥搗餘，曳銀裳而如舞；靈樨拂過，動珠（衤及）以生輝。春宵楊柳之煙，秀眉凝怨；秋水芙蓉之影，圓靨臨妝。正是：碧海青天萬古心，瓊樓玉宇三霄景。

當下見了黛玉，忙上前拉手道：「絳珠妹子，這一別可長遠了。那回兜率大會，滿想著可以見面，不料我到的稍遲，你先走了。這是什麼風兒把你吹了來的。」又瞧著寶玉道：「這位想是碧落侍郎，那篇清虛殿高文，到處傳誦，令人傾佩。」寶玉謙遜道：「塵鄙之作，何足煩娘娘掛齒。」嫦娥又道：「從前還有小小因果，侍者料尚未知。那年登科記中，原織的是尊名第一，偏那張惡子說你曾有風流小過，要將名字撤下。我和他力爭，才把一字添上一筆，改成七字，這如今名登天府，塵世一筆，又不足談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雖是隔世的事，也全虧娘娘成全，才得決心入道。不然，一第不成，焉能從此而止，倒弄得兩難了。」黛玉又指賈夫人道：「這是家母。」彼此見禮，自有一番寒喧。晴雯紫鵑也都上前拜見娘娘，嫦娥笑道：

「一家仙福，何異拔宅飛升，上界中也未可多得呢。」賈佩蘭秦氏都是見過嫦娥的，秦氏謝了上次賜藥之惠。佩蘭道：「今兒還沒見卯君。」嫦娥叫宮女領了幾只仙兔進來，遍身雪白，兩眼通紅，見了人也拱著小爪行禮，大家看著都笑了。仙娥們獻上桂露茶，寶玉喝了兩口，贊美不置，又陪笑道：

「昔年開元天子到此，因得霓裳法曲傳播人間，不知近來可還有新譜沒有？」嫦娥道：「難得嘉客惠臨，正要叫女孩子們稍奏薄技，只是並沒什麼新鮮的。還是去年編的那出『雲仙舞』，尚不甚俗，且令他們試演一回，佩蘭妹子在漢宮見得多了，不要見笑。」說著，便命宮娥們去佈置舞場，少時佈置齊了，即請眾人同往。

從殿旁過去，經過一帶桂樹山石，那前面便是廣場，一棵大娑羅樹下，放著許多琉璃幾榻，嫦娥讓大家坐了。此時樹陰如水，庭宇高寒，忽見一隊二十四個仙娥，素衣綷（纟祭），連袂出來，向上面行了禮，便即翻身合舞。有時拳著單趺，有時展開半袖，做群鶴飛翔之態，其中斂舒高下，都按著曲中節奏，自然合拍。賈夫人問是什麼名目，

嫦娥道：「這是鶴舞，底下另是雁舞。」大家留神看去，見那隊仙娥振開雙袖，作飛鶴橫江之勢，清唳一聲，佪舞頓止。隨後又作散飛群雁，時而單舞，時而雙舞，乍揚乍伏，旋散旋聚，錯綜變化，層出不窮。

歌聲一沉，舞的便漸漸低了，宛似沙洲夜宿，萬態俱寂。忽然歌聲一振，又翻空舞起，連袂翩躚，竟似隨陽飛翥。突然歌繁舞促，似回風捲的一般，捲成了一字直行。那雁舞便算完了。

緊接著又是花舞，但見五彩的花球繞場拋擲，有時扔到遠處，回身接住，有時互投互接，循環無端。或散舞如星，或聚花成錦，那一縷歌聲隨著彩雲也飄揚不定。一時各人袖裡又飛出無數花片，繽紛上下，五色迷離，大家正看得出神。那二十四個仙娥來回舞了幾趟，從旁一閃，分作數行，正是擺成「天仙」

兩個大字。只聽嫦娥說道：「這『雲仙舞』不過如此，夜氣正寒，請到裡邊坐罷。」眾人聽他一說，果覺身上有些寒意，便都向嫦娥道謝告辭。嫦娥又拉住黛玉道：「絳珠妹子有空儘管來玩。」送他們至內宮門，便自回去。

賈夫人同寶黛等出府門上了車，寶玉仍舊騎馬，先送了佩蘭秦氏各回寓所，然後方至林府。賈夫人道：「夜深了，你們早些歇著罷。」黛玉答應了，自同寶玉等回房。晴雯紫鵑一路走著，口中還在評論，都說花舞那一場最有趣。芳官藕官要細記曲中的句子，卻只記了一半，也只可算了。

寶玉算計在天都已住了十天，黛玉尚要去逛蘇州，其勢不能不走，那晚上便與黛玉商定後天起行。早起見了林公賈夫人，陪著閒談一回，就趁便說明此意。林公道：「早些回去，別叫老太太掛心，也是正理。我聽說黛兒還要逛蘇州去，那蘇州本就沒什麼可逛的，我們又離了塵世，何苦再往惡濁世界去尋苦惱，我看還是不去的為妙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因為生長在蘇州，總想回去看看，就去也不過一兩天耽擱。既姑爹這麼說，我說給他就是了。」

午後，寶玉至司文院和賈珠話別。回來又同黛玉往佩蘭秦氏處坐了一會，便又趕回歸著東西，將林公的話，也向黛玉說了。黛玉道：「不趁著這回去，一到了家就有許多牽絆，便去不成了。我是決意要去的，你不去，你先回去罷。」晴雯也是好玩的，說道：「姑老爺也是這麼婆婆媽媽的，去個幾天怕什麼呢。二奶奶想得久了，若不讓他去，又

要傷心了。」寶玉拗不過這一對嬌妻愛妾，只可答應同去。到了臨走，秦氏又來送行，直送寶黛等至牛渚下船，還

帶話與鳳姐諸人，方才含淚而別。芳官見水邊石子五色斑斕可愛，檢了一大籃子。紫鵑笑道：「怪累贅的，要這個做什麼？」芳官道：「帶回去養在水仙花盆裡，也是好的。」等開了船，順流直下，比來時又快多了。一會兒攏了岸，大家上去，便駕雲直往蘇州。

進了葑門，打聽拙政園正在空著，寶玉忙去和看園的商量，賃那五間大廳住下。廳前便是那棵寶珠山茶，樹陰遮滿了半個院子，只可惜不是開花的時候。前後也有些山石亭台，看園的問知是前任鹽院林大人的姑爺姑奶奶，招呼得非常周到。晴雯忙著去安排牀帳，紫鵑笑向黛玉道：「姑娘一向總想念家鄉，這回來了，可該樂一樂啦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只聽蘇州人說話，就彷彿到了家似的。」又歎道：「家鄉是到了，我的家在那裡呢？」說著，眼圈兒就紅了。寶玉道：「妹妹你真愛傷心，咱們也見著姑爹姑媽了，家不家的管什麼呢！我有家也回不去，不也同沒家一樣麼？」黛玉也知寶玉是設詞安慰他的，心中總是悶悶不樂。寶玉又沒話搭話的混岔，說是明兒咱們逛那裡，後兒逛那裡，又是那裡花木好，那裡房子講究，那裡山石堆的好。黛玉見他如此，也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出去玩玩，芳官藕官都在外頭呢，讓我靜一靜就好了。」寶玉那裡肯去，一時芳官藕官走進來，各人都掐了一大把鳳仙花，說道：

「爺奶奶不出去逛逛，那邊還有很大的地方呢。」晴雯紫鵑也帶勸帶拉的，把黛玉攙了出去，寶玉跟著同走。

果然後邊還有好幾處坐落，那假山佈置的非常玲瓏，下有山洞，上有瀑布水法，雨後青苔都長滿了，更顯著幽靜。水閣前頭老柳交陰，荷花開得正盛。寶黛二人便靠著窗子坐下，看那荷花上的斜陽。寶玉道：「這裡景致雖不如小瓊華，倒很像含暉閣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園子可取的就是舊氣，只看這些老樹，棵棵都能入畫，咱們園子裡還沒有呢。」闌干旁剛好有個釣竿，晴雯紫鵑便拿去釣魚玩。少時，有一對紅晴蜓飛過，藕官捉了一隻，用繩子拴了。黛玉瞧見，忙道：「你拴了這個，那一個丟了伴，不知怎麼傷心呢。快把他放了罷！」藕官解了繩，果然那一隻飛來接了他，在黛玉面前繞了兩轉，方一同飛去。寶玉道：「這蜻蜓也懂得人性，好像來謝你的。」天色漸晚，看園的喊了廚子，預備下許多飯菜。寶玉向來不吃的，另叫他買些水果。黛玉和晴鵑芳藕等也只隨意吃了一點，將就睡下。

次日起來，便忙著各處去逛，先到玄妙觀買些東西，隨即去尋獅子林、滄浪亭、網師園、怡園各處名勝。那些園林，大半年久失修，只規模未改。黛玉看了不甚在意，寶玉卻深喜滄浪亭的水和獅子林的山石，說道：「這獅子林看著就像個真山，到底是名人手筆，我恨不能把他畫了下來，帶回去做個藍本。

「黛玉笑道：「學得來的是臭氣，若自己創個樣子比他還好，那才有意思呢。」過一天，又僱了燈船去逛虎丘。那七里山塘，從前店舖是一家挨一家的，游船來往，笙歌不絕。如今游船變了糞船，岸上倒添了許多荒地。黛玉倚著篷窗一路看來，不勝感歎！到虎丘靠了船，大家上去，見寺裡寺外，殿宇房舍坍壞不少，只劍池、千人石各名跡尚在。山門下還有賣泥阿福的，又有罩紗玻璃匣內一出一出的泥人戲，芳官藕官揀好玩的買了幾出。寶玉和他商量，塑了自己和黛玉的肖像，叫他塑好了送到拙政園去。

那天，聽和尚說起附近園林只留園最好，便又坐船去逛，直至園門外下船。進了園，至一處大廳坐下吃茶。那廳外也有此樹石，只見來往的妓女很不少，都是板刀式的闊眉，擦得一臉的胭脂，紅得像猴兒屁股似的。晴雯不免詫異，偷問園役道：

「怎麼現在的女人都是這樣打扮？」園役道：「這都是林黛玉興出來的。」晴雯不由得生氣道：「胡說，那有這種事！」園役道：「黃浦灘上赫赫有名的，沒人不知道，怎麼倒是胡說！「晴雯尚要爭論，寶玉連忙使個眼色與他，方不說了。黛玉不願意再坐，到西園看了一回游魚，重又上船。晴雯瞋著寶寶道：

「那園役如此可惡，你為何不讓我說他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有個西施，就有個東施，天下同名同姓的多得很呢，何必跟他們嘔氣。」黛玉道：「有了這種人，我這名字也要不得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也何必，我見了甄寶玉，要把名字不要了，至今也還沒改呢。」一時閒談，又引出一樁有趣的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